



她匡扶社稷，使大清走出了艰难的开国之路；  
她母仪天下，辅佐顺治、康熙两代君主。  
她完成了一个伟大政治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苏跃◎著

MUYI TIANXIA  
XIAOZHUANGHUANGHOU

中国  
历代  
风云  
人物

母仪天下

# 孝庄皇后

「上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母仪天下

# 孝庄皇后

上册

中国  
历代  
风云  
人物

苏跃◎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仪天下：孝庄皇后：全2册 / 苏跃著. —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3  
(中国历代风云人物)  
ISBN 978-7-113-22729-6

I. ①母… II. ①苏… III. ①孝庄文皇太后(1613-1688)-  
传记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5321号

书 名：母仪天下：孝庄皇后  
作 者：苏 跃 著

---

责任编辑：付巧丽

电 话：(010) 51873038

封面设计：MXK DESIGN  
STUDIO

电子邮箱：tiedaolt@163.com

责任印制：赵星辰

---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

印 刷：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30.5 字数：574千字

书 号：ISBN978-7-113-22729-6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51873174（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市电(010) 51873659，路电(021) 73659，传真(010) 63549480



## 目 录

---

- 【第一回】 豆蔻女远嫁大金，大阿哥情迷大妃/1
- 【第二回】 情殷殷姑侄闲话，急切切主仆避凶/17
- 【第三回】 皇太极继承汗位，孔有德归顺大金/31
- 【第四回】 多尔袞攻伐中土，洪承畴屈降北国/47
- 【第五回】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63
- 【第六回】 摄政王依制娶嫂，皇太后违心再嫁/121
- 【第七回】 顺治爷宫内观赌，多尔袞关外宾天/179
- 【第八回】 谈儒圣君臣有论，掌大权风波渐起/219
- 【第九回】 经风雨预想对策，封皇后龙凤不谐/237
- 【第十回】 听西学顺治开眼，废中宫朝臣劝圣/269
- 【第十一回】 好梦终圆成眷属，良宵易逝丧爱子/303
- 【第十二回】 染病董鄂妃谢世，听偈顺治帝出家/335
- 【第十三回】 辅龙种独揽朝政，撩虎须共赴黄泉/361
- 【第十四回】 鳌拜骄横欺圣主，康熙多智擒逆贼/385
- 【第十五回】 天子撤藩激叛乱，孝庄筹兵定后方/427
- 【第十六回】 闻梵音梦醒钟粹，望险路缘止五台/451
- 【第十七回】 一朝红颜终须老，千秋功过任评说/467



## 【第一回】

## 豆蔻女远嫁大金，大阿哥情迷大妃

在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女真族征服、统一草原的过程中，爱新觉罗家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结下了不解之缘。

科尔沁部是蒙古族的一支，姓博尔济吉特（即孛儿支斤，在蒙古王公世系中，这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姓氏。其直系后裔多分居于东至吉林、西抵贺兰山、南倚长城、北接瀚海的大漠南蒙古地区）。他们世代生活在富饶辽阔的科尔沁大草原上，过着自由自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里地处嫩江流域，清澈的江水浇灌着富饶的草原，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剽悍的民族。可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时常受到周边部族的威胁、侵扰。科尔沁草原东连神奇葱茏、沃野莽莽的白山黑水，西部和北部是绵亘千里的兴安岭山地，南与大明朝的辽东相接、与辽河平原相邻。兴安岭森林中的无尽宝藏、嫩江两岸肥美的水草同样滋润出另一个强大的蒙古部落——察哈尔部。自从这个崛起的察哈尔部日益壮大后，科尔沁部便无宁日了。

由于自身弱小，科尔沁部一直屈从于察哈尔部的统治。同时，明朝为了加强对蒙古、女真各部的有效控制，历来都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对各部加以挑拨、分化。为了限制快速强大起来的建州女真即后金的发展，明朝还拿出大量的金帛分给蒙古各部，又于万历末年和察哈尔部达成协议，将赐给蒙古各部的大量金帛转赐给察哈尔部。因此，科尔沁部与后金在开始时一直保持着敌对的态度，甚至兵戎相见。

努尔哈赤是个高明的钓手，少年时的不幸遭遇锤炼了他惊人的容忍与倔犟，也锻炼出他办事的精明与果敢。他在坚定不移地迈向统一目标的征程中，一直在静候科尔沁部归附的时机。欲伏大明，必先安蒙古；欲伏蒙古，必先得科尔沁。因为科尔沁部正处于大明、察哈尔、后金的交界处，是要冲之地。尤其是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南的席北城，更是后来建州女真征服海西女真，也就是包括叶赫、乌

拉、哈达和辉发四部的“扈伦四部”以及野人女真的必经之地。大明、察哈尔、后金三股势力，一个想扬国威于千里，臣服四夷，一统天下；一个想恢复昔日祖先荣耀，成为整个蒙古乃至整个天下之主；一个则不甘心永远处于屈辱地位，也想持牛耳于一方。于是，小小的科尔沁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仿佛谁争得了它谁就取得了获胜的一个砝码。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者留下的，尽管这样的机会充满了血腥的屠戮。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的姻亲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派使者来到建州并送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中挑衅性的字句为努尔哈赤出兵统一女真以及日后清朝的建立拉开了序幕。

在明朝的暗中支持下，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海西女真部首领布寨、纳林布禄纠合哈达首领孟格布禄、乌拉首领布占泰、辉发首领科音达里以及蒙古五部组成的联军兵分三路攻向努尔哈赤所建的山城费阿拉。

而努尔哈赤凭借着“任其来路多，我只一路去，诱敌深入，拼力一战，专打叶赫部”的作战方案，率领众将击败叶赫，活捉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和科尔沁部的明安贝勒。布占泰与其弟自尽而亡，明安贝勒被放回。第二年，明安贝勒遣使通好。后来，喀尔喀五部贝勒相继与之通好。

努尔哈赤深知通好的最牢固方式是联姻。他本人先后娶过十六位妻子，除了大福晋佟佳氏是糟糠之妻外，其余皆是“战利品”、“贡物”或“交易物”。因此，他积极响应，遣使通好，厚加赏赐、馈赠，直至联姻。他自己就娶了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和郡王孔果尔之女为妻，又令诸子陆续迎娶蒙古各部首领之女。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蒙古扎鲁特首领钟嫩亲自送女至建州嫁于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令代善亲自迎接，设大宴以隆重的礼节成婚。接着，该部另一首领内齐嫁女于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同年，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在古勒山之战中同明安贝勒一样被俘又没有受到伤害、侮辱，而是穿上锦衣，骑着战马率部返回，之后，莽古思把女儿哲哲嫁于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十二月，努尔哈赤与蒙古再次联姻，其十子德格类迎娶了扎鲁特首领额尔济格之女为妻。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前一年，一支马队冒着严寒，风尘仆仆地进入后金都城——辽阳。四贝勒皇太极的宅第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入城的是一支送亲的队伍，一支给皇太极送亲的队伍。当四贝勒府第的喜宴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笑了：科尔沁部将永远地绑在后金的战车上了。

那位新娘正是科尔沁草原上最显贵的莽古思的孙女、皇太极的正室大福晋哲哲的侄女、宰桑贝勒的小女——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这一年，她十三岁……

半年后，努尔哈赤展开了他誓师伐明、征服蒙古的伟大计划。



四贝勒皇太极的府第内，布木布泰静静地伫立在屋檐下，不时抬眼望望青砖铺就的院落上的残叶，凝重的神情和她十三岁的年龄显得那么不协调。或许这样的秋雨最容易让人回想起过去的美妙时光。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科尔沁草原上宰桑贝勒的家中，女眷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而宰桑却坐立不安，在帐篷中来回地踱着步。他在焦急地等待，等待妻子的房中传来惊天的喜讯。他实在是太想听到这样的喜讯了，那就是希望妻子能给博尔济吉特家族再添男丁。偌大的显贵家族，是多么需要儿子来支撑家业啊。如何使科尔沁部摆脱察哈尔部的压制，就看每一个王公家中能有多少蒙古男儿。此时，他似乎比生产的妻子更为焦急，额头上已沁出密密的汗珠。里屋，妻子撕心裂肺的喊叫又使他感到愧疚，他不由得双手合十，祈祷妻子顺利产下孩子。

终于，一声响亮的婴啼传来，宰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恭喜贝勒爷，又得了一位千金。”

“好，好。”宰桑眯起细眼，长长的脸面泛着红光，急不可待地向里屋走去。

妻子躺在炕上，汗水把长发沾在脸上，脸色苍白，似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仍在不停地大口喘着粗气，殷红的血浸染了锦被。

宰桑上前，仔细睇视尚有紫青色斑痕的女儿，顿生无限爱怜。他一手轻抚着女儿的脸蛋，一手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不停地揉搓着，刚毅仁厚的他从心底涌出了一股柔情。

大女儿海兰珠举着萨仁花放在鼻下嗅了一会，又递至刚刚降临的妹妹脸前。她看到妹妹的一对乌黝黝的眼睛如同水银中养着的两颗黑珍珠，转动着，充满着对一切事物的新奇感。

宰桑的妹妹哲哲惊叹道：“哥，这命硬的小侄女将来定是个美人，你看，白白胖胖的，一笑还有酒窝呢，准会出落成亭亭玉立、人见人爱的小雏凤。”

宰桑揶揄道：“女孩家再美有什么用？若是将来嫁不到富贵之家，美丽对于女人来说说不定是一个灾难呢。”

哲哲一撇嘴，道：“看你说的什么丧气话，这小侄女，我包下来了。”

宰桑知道哲哲妹妹的意思。父王莽古思已将她许给崛起的大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明年就要出嫁。但草原上风云诡谲，谁又能预测得了将来呢？

哲哲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哥哥宰桑略显忧郁的脸，突然大笑起来，像骤然响起的一串马铃声，道：“哥，你是不相信妹子，还是不相信大金的实力？看看吧，白山黑水，沙漠草原，还有哪个部落能和大金相抗衡？”

对此，宰桑无话可说，道：“大金是大金，你是掉到福窝中去了。不过，科尔沁就很难说了。”



一旁的海兰珠一边逗着小妹妹，一边唱着优美的蒙古民歌：“大雁又飞向南方去了，我的家却还是那么远……”用蒙古话儿唱出来的歌谣是那么令人忧伤，音调却又是那么温柔，如同牧羊犬温热的舌头，又仿佛鸣声婉转的画眉鸟……

布木布泰就是从那时起逐渐熟悉了那些令她魂牵梦绕的歌谣，只要哼起那些蒙古长调，她就会想到宽广无边的科尔沁大草原，想到日夜流淌的嫩江河水，想到故乡草原上的落日和羊群，想到那河畔的美景。

她感谢父亲对自己的宠爱，除了给予她优越的环境外，父亲还特意聘请了一些文人学士来教她读书，开启她的智慧。自嫁入四贝勒府中以来，皇太极对她就像是在欣赏一张古字画，逐渐变得仔细而有些近乎虔诚了。

布木布泰伸出柔软的手掌，任细小的水柱冲击着，凉凉的。掐指算来，她嫁到后金已有半年多了。她自己清楚，她的到来表面上是姑姑感到孤单，需要她来陪伴、慰藉，实际上只不过是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联络科尔沁部落上又加重了一个砝码，婚姻只不过是部落间的亲密纽带。

初嫁的姑娘总是需要一段适应期的。

布木布泰的丹凤眼扑闪着，她在猜测皇太极在这样的雨夜会不会临幸。前几日的缠绵已让她宽慰了许多，而早上遇见姑姑时，见姑姑略带寒意，她便觉心中不安了。想必今晚皇太极去了姑姑的房里，要不，怎么到这会儿还没听到庭院的门环扣响呢？

布木布泰转身进屋，轻轻掩上房门，慵倦地坐在绣褥凳上，眼睛望着红绢罗帐的顶篷，取下一把秀雅别致的马头琴，纤纤玉手轻轻一拨，铮铮作响。她的脑海中却是风卷云飞，恍若置身于茫茫无际的草原。

马头琴是蒙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创造出来的最古老、最优美的乐器之一，琴声中包含了草原、蓝天、羊群和忘情的牧人。

从她坐上远嫁的马背那一刻起，她就知道自己将永远离开那生她养她的大草原，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去一个陌生的异乡开始她的新生活。对于家族来说，他们是在赌博，押上的是安全的法宝；对于她来说，她赌的是幸福，是一生的婚姻幸福。在见到皇太极之前，她听到的是充耳的赞誉：能征善战、勇冠八旗、天生英武、腹藏韬略……一切还算真实。

可是，刚刚嫁过来一个月，还没有落稳脚跟的布木布泰就不得不跟随着她的皇太极匆匆迁往沈阳。

“沈阳乃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木材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努尔哈赤的一番决策，在布木布泰看来，简直完美无缺。她心中窃喜，大金



父汗果然是胸有大志，怪不得偌大的蒙古乃至女真人自己都对付不了建州女真。

马背上颠簸不定的家园就仿佛地上无数的河流，总该有一个去处。

她缓缓起身，走至铺着绫罗锦被的炕铺。热气在空中散发，或许在这令人忧郁的季节，只有温暖的炕铺才是最好的归宿。她仍在幻想，幻想他那高大的身影能够蓦地出现，幻想他伸出有力的臂弯轻轻地将自己揽在怀中。如果能这样，那么她这一只随风飘荡的小船便有了停泊的港湾。

可惜，那幻想中的高大身影如同在悠悠的水波中被波浪不停地拍打着变得模糊不清。而自己的生命之船何时才能安然地停泊，行程有多远，一切都说不清楚。或许，那高大的身影正与姑姑大福晋哲哲相拥而眠呢。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布木布泰作为新嫁来的蒙古新娘，并未像她的姑姑那样引起很大的轰动。十二年前，姑姑初嫁四贝勒皇太极时，努尔哈赤竟破例让皇太极亲自迎至辉发扈尔奇山城。而自己只是由哥哥吴克善台吉像是送一件礼品似的送到大金。对于此时已拥有好几位福晋的皇太极来说，她只不过是一个侧室罢了，尽管她美丽温柔，秀美无比。

雨声淅沥，布木布泰坐到妆镜前，解下高挽的双鬓，如墨的柔丝瀑布般地倾泻下来。布木布泰转向南面一幅黄色幔帐下的佛龕，摇曳的烛光映着黄幔后一尊时隐时现的佛像。在接受蒙古文化的同时，她也接受了信佛的传统。大凡遇到喜事或烦恼，她都会对着这尊佛像诉说一番，这佛像也因此成了她的寄托、她的依恋、她的知心朋友。

布木布泰端一盘银丝酥梨膏馅饼恭敬地放在佛像前，清茶漱口已毕，她盈盈跪下，嘴里喃喃不停，神情肃穆。

佛就是这样灵验，此时皇太极来了。

推开这扇厚实笨拙的木门，皇太极几乎难以抑制心头的冲动，要不是和他一道回来的布木布泰的侍女乌兰侍立在侧，他一定会加快步伐。当布木布泰带着一身初春的朝气嫁到辽阳时，已有众多福晋的他确实没有把眼前这个十三岁的科尔沁女子放在心头，与其说她是自己的侧室，倒不如说是大福晋哲哲的伴女。直到有一天他偶然来到这个木屋时才发现这个柔弱的美貌女子竟有令他刮目相看的才气。

一方素白的锦缎手帕，上面写满了蝇头小楷，字迹娟秀，十分工整；旁边还画有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两崖高耸对峙，一水排阔而来，中间千帆竞发，江水奔涌而下。

“这画是何意？”皇太极惊诧于这小女子的才艺。

“贝勒爷，看字知画，汉人所谓的诗中画、画中诗。”布木布泰小声应道。

细瞅工整小字，竟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下面是读《三国



演义》的一些心得体会。

“你能阅读《三国演义》？父汗最喜爱此书了，一直夸赞该书是一本好书，读了它，不仅能知道三国时代的一些故事，而且能从中学到不少学问。可我还未完整地看一遍呢。”皇太极忽然觉得布木布泰犹如一泓幽深的潭水，深不可测。

“小女在来到辽阳之前就听父亲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古往今来，成就伟业的人有谁不嗜书成癖？我想，父汗喜欢读《三国演义》可不会是把它当做一种爱好。”布木布泰脸色涨红，诚恳地说。

“不错，父汗常常提及，他是在读历史。他敬佩曹操远大的胸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更佩服他善于用人的度量和气魄。他喜欢诸葛亮出众的计谋、料事如神的预算，还有他对蜀汉的忠诚，虽然出师未捷，但足以名垂千古。父汗常说《三国演义》还是一部兵书，其中的兵法韬略，让人感喟不已。官渡之战中，曹操千里奇袭；赤壁大战中，周瑜的苦肉计等妙策，确实让我们这些人开了眼界。”皇太极对父汗向来恭敬有加，提及父汗的深谋远虑，总是赞不绝口。

布木布泰知道皇太极在汗王的熏陶下，自幼喜欢读书，尤其是对历朝的典籍很有研究，喜读《春秋》。在这一点上，他可谓是自己难求的知己。她白皙的脸庞泛着兴奋的光晕，她抬起俊美的双眸，认真地说：“贝勒爷，依贱妾之见，父汗喜欢《三国演义》还有更深的理由，那就是无论刘备还是曹操，都是能够创造历史的超人和英雄，而这些英雄人物又是应天而生，受命于天，得王道者得天下。而今，虽然大明朝幅员辽阔，兵多将广，但实际上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依贱妾的短见，而今的大明恐怕是一辆快散架的战车，江山不会坐很久了。”

皇太极的两道剑眉下的大眼显出惊羨之意，他怎么也想不到，在科尔沁部中竟还有这样的奇女子，胸有治国之策，才智聪颖，看事透彻。她要不是女儿身，肯定能成为科尔沁部的盟主，真是兰质蕙心。

“告诉你，用不了几天，大金的八旗就要进入科尔沁了。”皇太极神秘地一笑。

“难道科尔沁又有大难吗？”布木布泰的神情顿时有点紧张。

“没有什么，察哈尔的林丹汗控制科尔沁的贼心不死。不过，这回科尔沁倒是很快求援，没再做墙头上的草。只有父汗才是他们最稳固的靠山。”

布木布泰的脸一红，她当然知道自己的爷爷莽古思曾被努尔哈赤捉住又放回的事。对此，布木布泰十分佩服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所表现出的宽大气量。现在，在她爷爷的帐篷中还保存着努尔哈赤所赠的蟒衣、裘帽、靴带、鞍马等物件。当年九部联军失败的明安及莽古思均被努尔哈赤授予三等总兵官，隶属满洲正黄旗。

布木布泰望向那南墙下的佛像，更是一番感慨：建州女真人信奉萨满教，



敬天神；而蒙古各部却信奉佛教中的喇嘛教。喇嘛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极广，几乎人人信奉。喇嘛教中有好多派别，其中以元代宗喀巴开创的俗称黄教的一支最为盛行，蒙古人总是虔诚地信奉黄教。她知道，父汗努尔哈赤本来对喇嘛教并无好感，但他对蒙古人信奉的东西从不横加干涉，而是保护、共存。她也知道，蒙古各部的分歧归根结底是教派的分离。察哈尔的林丹汗自以为部落强大，改信与黄教对立的红教，致使信仰出现危机，互相征伐不止。英明的努尔哈赤借此尊崇起喇嘛教的黄教，一举征服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去年，蒙古科尔沁部的军师苏喇嘛来到时，努尔哈赤从座位上站起来起步，热情相接，设宴款待。记得苏喇嘛曾说：“英明汗善于养人，又优待喇嘛，关心黄教，我真想在此不走了，就死在这里吧。”

佛教的偈语总是那样准，苏喇嘛果然死在辽阳。努尔哈赤在辽阳城南门外，辟出地段修庙安放，还委托同在辽东的巴噶巴喇嘛主持祭礼。这对于蒙古人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布木布泰道：“那么伐明的步伐又要为了科尔沁而耽搁些时日了。不过，贱妾以为，纵然明朝是架破车，也不能急于摧毁，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满蒙只有结成铁板一块，才能持久长远。既然林丹汗一意孤行，已经成为后金的心腹之患，那就不可不除。但愿贝勒爷马到成功，一举荡平。”

皇太极频频点头，道：“我想父汗也是这个意思，不然不会放下宁锦、山海关而调兵向西。”说着，皇太极细眯着眼，走上前，把布木布泰颈上的银色狐裘整了整，道，“爱妻，你难道是智慧的化身吗？”

说着他捧起布木布泰的脸，迫使她收回已经显得悠远的眼神，将她的目光拉回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吩咐乌兰道：“你去歇息吧！”

乌兰应声而出，心里美得如同自己被临幸一样。即使是一个婢女也看得出：皇太极在众多贝勒中越发显得耀眼，那将来的汗位……

室内的烛火映着布木布泰脸上两道浅浅的红晕，她知道皇太极要做什么。不知是对此事的反应不够敏感还是她仍沉浸在对科尔沁的向往之中，她呆呆地愣了一会，直至自己柔软的十指被那刚劲有力的大手紧握在掌心，直至皇太极的另一只手顺着她纤细的腰肢爬上胸前的蓓蕾……

大她二十一岁的皇太极给她的感觉更像是父亲或长兄。每每此时，布木布泰的脸上都燃烧着一层羞红的火焰，瑟缩着娇躯，如同一只惊恐的兔子在皇太极强壮的身子下左右闪躲，全没有她论事时的从容。有好几次，她都想刻意曲承，做出不胜欢娱之态，但总是不能够尽显女性的风流妩媚。好在剽悍的皇太极也不顾及，只是吸取她口里的芳甜，攫取她的乖巧顺从，满足于她的红润光彩和晶灿的眼神。



阴雨过后，往往预示着一个晴朗的白昼。晨光几乎是陪着清冷的气息一道爬过那扇木制的窗棂，在布木布泰慵懒的裸露着的肩上、背上印下几条明暗相间的线条，同时使得她的肌肤泛起诱人的光彩。

“贝勒爷，您还不快去大政殿，不是说有出兵的军情吗？”

那语气好像没有激情过后的余情与温热，在皇太极看来，有些冷淡，昨夜的媚感都成了飘飘缈缈的空气。皇太极真的吃惊于她的定力，难道在她身上没有狂热的血液奔流？不然她怎么可以一脸淡然，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呢？她到底在想些什么？皇太极猜测着，不能确定她的心意。好比激情过后，她脑海里、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一点也不懂，也猜不到。

“爱妻，你到底在想什么呢？”皇太极扳过她的身子，皱着眉问，“想家了吗？”

布木布泰摇摇头，她至少明白，在这个男人的社会里，决定大事的谋略还没有她的份儿。她坐起来，披上外衣，坐到一张木制的矮桌前梳理她那一头长长的秀发。镜面泛起一片光影，皇太极看不到她映在镜中的脸。

淡黄的光柱照在她的背上，那光柱里飞动着无数纤尘，似是增加了她丰盈温热的胴体的一种暖色，这恰与灰蓝色墙壁的冷色形成一种对比。对比无处不在，柔滑而富有弹性的肌肤与木桌、木椅、木盒子、木窗棂的坚实，同样也映射着质感上的差距。

皇太极道：“爱妻，这里是有些简陋了。”

布木布泰梳理已毕，迎着光柱站起，道：“贝勒爷，科尔沁的姑娘过不惯奢侈的生活。再说，咱金国从富裕上总是比不上明朝。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千古至理。贱妾感到这里的生活强似以往。只要科尔沁不再有生灵涂炭、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那贱妾就感到无比满足了。”

皇太极低声说道：“这次我率军前往科尔沁，真想带上你。”

布木布泰淡淡地说：“女人回去又有何益？再说还有大福晋，她可是来这儿十几年了，何曾回去过呢？”

斜照进来的晨光把皇太极的伟岸之躯和布木布泰的玲珑娇小浑然地统一为一个十分协调的整体。刚中有柔，粗中有细，媚中有拙，静中有动。整个屋子充满了无边的青色，洋溢着美的诱惑，震撼着彼此的心灵。

听了布木布泰的话，皇太极感觉到有说不出的滋味，像是喝了满满的一碗琼浆醇酒。他带着回味，离开了布木布泰的房舍。

布木布泰也不挽留，只是倚在门框边，目送皇太极远去。皇太极行至庭院门口时，回望了一眼，灰蓝色的墙壁上已有斑斑驳驳的沧桑的痕迹，而倚在那痕迹



旁的布木布泰无疑是这屋舍里年轻而活跃的生命。

人生真是一个奇妙的过程，虽说它只包括两个因素：愿望和事实，可是待仔细琢磨这两个看起来极其简单的因素时，就可以发现，两者是如此地难以融合。

或许正是这“愿望”和“事实”把人的一生编织得梦一样绚丽多姿，又梦一样阴森恐怖，并且又为人在积极进取的道路上凭空制造了“烦恼”与“懊丧”这一终生也摆脱不了的情感。

努尔哈赤就深知此理。此时他为了杜绝后患，正在进行保全科尔沁而征察哈尔的战斗。

黄罗伞下，努尔哈赤骑在一匹枣红大马上。虽然已逾花甲之年，岁月的沧桑在额头刻满了印痕，但他那魁梧的身子骨、四方阔脸、羽翼般的重眉、威严的双目都一如壮年，颌下的花白胡子迎风飘动，为他平添了几分威严庄重。

努尔哈赤挺直身板端坐在马上，五百名骑着高头大马、挎着腰刀、昂首挺胸的巴牙喇分列两侧，紧跟其后的是两行吹牛角长号的号手引导着努尔哈赤的仪仗队，两面杏黄龙旗迎风招展，金瓜钺斧朝天锃炫人眼目。

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身穿绣有四爪蟒的黄袍，黄袍上罩着御赐的大披肩领，威风凛凛地并辔前导。

看到眼前的场景，努尔哈赤不由得再一次热血沸腾：天命三年（1618年），在都城赫图阿拉的南门外，努尔哈赤亲率爱新觉罗家族及其八旗铁骑祭天告祖，誓师伐明。从二十五岁时接父祖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起，一个四分五裂的女真部统一在自己的麾下了。但这并不是他事业的终点，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新的起点。他要结束二百多年来一直对明廷俯首称臣的关系，也要和明廷平起平坐，建立一种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于是努尔哈赤庄严宣告自己总结出的“七大恨”。

自那时起，当初不起眼的建州女真而今已和明朝彻底断绝了关系。萨尔浒大战，后金大败明军，紧接着又攻灭叶赫，统一了女真。天命六年（1621年），攻击辽沈，很快抚顺、铁岭、开原、沈阳、辽阳俱被占领，此时后金再也不必仰人鼻息、苟且偷安，而是逼得大明军队闻风丧胆，如千里溃堤。

因此，当八旗大军行进到开原以北的镇水的时候，察哈尔的林丹汗看到了努尔哈赤大军的威胁，主动退出科尔沁草原，此战也就不了了之了。

努尔哈赤也因各贝子的劝阻，以及对宫中的大妃阿巴亥的记挂而打消了继续征讨察哈尔的念头，班师回朝。

大妃乌喇那拉氏阿巴亥十二岁时入宫侍奉努尔哈赤，今年已是三十多岁了，生得十分标致美貌。她颀长挺拔的身材，鹅蛋形的脸，修长的细眉，亮晶晶的杏核眼，身着淡绿色镶着花绦的旗袍，旗袍下一双天足，穿着红色软缎的绣花鞋，



妩媚动人，聪明伶俐，从外表上看去确实是一个温柔、端庄、恬静的女人。在皇太极生母孟古大福晋死后，她就被立为大妃。但这个女人在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时，差点被努尔哈赤处死。只因她与代善关系暧昧，被小妃代音察告发，激怒了努尔哈赤。最终，努尔哈赤借一位蒙古福晋告发大妃阿巴亥偷盗陪嫁时带来的嫁妆珠宝的事处置了她。

但年过花甲的努尔哈赤面对着三十多岁、如花似玉的大福晋，从心底割舍不下。后宫诸妃不是年龄偏小，不谙风月，就是花容失色，年老珠黄，总不及大妃阿巴亥侍立床榻时来得既激情四溢又悱恻缠绵，仿佛一阵清风，又如一泓温泉……努尔哈赤找了个借口，再度把大妃迎入宫内。

明朝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综合明朝辽东封建军事屯田制和后金八旗牛录制，颁布“计丁授田令”。努尔哈赤命将收取海州地方田十万亩、辽阳地方田二十万亩，共计三十万亩，给予在该处驻居的兵丁。如不敷用，再将松山堡以东之田耕种。如仍不足，则可出境耕种。

紧接着，努尔哈赤下令推行“满汉合居”，下令要女真和汉人同住一村，合食粮谷，合以草料饲马，甚至不仅要同住一村，更是同住一室。所谓“房要合住，粮要同食，田要同耕”，实际上就是将所有汉人完全变为女真人的奴隶，让女真人合法合理地占有汉人的劳动，让汉人恭顺服帖地供给女真人所需的一切。汉人成了依附在八旗子弟门下的农奴。

最终，“按丁编庄”使得努尔哈赤的征服举措大大地倒退了一步。八旗军进入辽沈后，将已形成的自然村落全部打乱，将俘获的大量汉人降为奴隶，编入田庄。

因此，这带有封建制因素的新的经济形式意味着后金经济只是开始步入了封建化的过程，无法和已经成熟的明朝的农村村落经济组织形式相比。尤其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此举引起了三种人的强烈不满：

一是后金诸申的不满。在计丁授田时，上等肥沃土地有的被本管官占种，有的被富豪占据，剩下的一些贫瘠的土地被众人分割，名义上是一人五亩，实际上分到手的不过二多亩而已。而且，他们除纳劳役外，还要纳地租，服公差和兵役。后金连年争战，马不卸鞍，常年服兵役不说，还得自己卖牛典衣，买檄制装，若丧身疆场，妻子无依，家小无靠，其生活苦不堪言。

另一种不满的人是汉族地主。努尔哈赤征发“无主之田”和实行“按丁贡赋”的政策，直接损害了辽东汉族地主的利益。因为“无主之田”原来是有主的，只不过其主人多是辽东官僚地主、缙绅富豪，他们或死或逃，受后金贵族排挤，与后金新贵们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尽管努尔哈赤后来颁文：“本汗绝不允许诸贝勒大臣向底下索取土地、财物。贫富都应公平地以男丁计”，但在落实中难



以做到真正的公平。

再一种不满的人是辽东的汉族普通人。辽东的汉人，无论是“按丁授田”的民户，还是“按丁编庄”的壮丁，其身份都被降为后金汗、贝勒、额真的农奴。他们的生活不但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而且还因民族歧视及农奴身份而遭受严重的奴役。

为了安抚日趋愤怒的民心，努尔哈赤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谕令收养汉人，勿要杀掠；一方面又常滥施酷刑，如强行剃发、迁民、查粮等。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大金国初期努尔哈赤最为信赖而得力的汉人将领刘兴祚的叛金事件。

努尔哈赤感到有些汉人是靠不住了。而皇太极利用这个时机将时任大金国章京的汉人范文程笼络到身边，使他成为自己日后的重要幕僚之一。

努尔哈赤的后宫外飘起了零星的雪花，雪花散入珠帘，旋即融化。大妃阿巴亥望着窗外的天空，感觉自己的心思如同那密布空中的铅灰色的浓云一样阴重。她深叹一口气，转过来对着镜子顾影自盼。白净的椭圆脸蛋上嵌着深湛的杏眼，微微上翘的鼻子再配上小巧的樱唇，怎么看都是美人一个。她前后转了转身子，镜中的倩影娇小甜美，男人应该喜欢这种小鸟依人的身影吧？

可是……她黯然地转回身。以前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美人，直到皇太极的侧福晋布木布泰到来后，她才隐隐地感到什么是真正的美。美丽包含着气质、谈吐、仪表和涵养，大妃阿巴亥确实没有想到布木布泰活脱脱就像是画里走出来的美人，轻柔雅致。她似乎根本不用说话，光是用那双盈盈如水的眼眸瞅着人看的神韵，阿巴亥就感到自己被打败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布木布泰是皇太极的侧福晋，如果当初汗王将她据为己有，那自己还能有复宠的机会吗？

“额娘，”多尔袞一步跨入内室，道，“孩儿给额娘请安了。”说着就俯身在地咚咚地磕了几个响头。

“起来吧，额娘不是喜欢讲俗礼的人。”阿巴亥收住了忧郁，急着问道，“你给父汗问过安了吗？”

“嗯，我最先去了大政殿，父汗正在那儿览阅奏折呢。”多尔袞道。

“可别辜负你父汗对你的期望。”阿巴亥看到多尔袞，心中安慰了不少。这孩子是自己的心肝，更是自己的护命符。当初自己和大贝勒代善有些微情愫萌动而惹恼了努尔哈赤时，多亏了这孩子的哀求和四贝勒皇太极的求情，才使自己被疏远了一年多后又得恢复宠爱。好在儿子的翅膀硬了，并且跨入和硕贝勒之列，当母亲的怎么不感到欣慰呢？

“想必汗王昨夜是在小妃代音察那儿。”阿巴亥小声嘀咕。

“是的，”多尔袞眨着一双聪慧的大眼，清秀的眉毛抖了三下，道，“不





过，额娘，正是父汗叫孩儿来给您问安的。”

阿巴亥心头一阵温热：老汗王无论多忙也没有忘掉我啊。她心头的阴云稍稍散去了些。

“汗王都问你些什么？”阿巴亥问。

“父汗将自己征战所用的弓箭交给孩儿试射。”多尔袞兴奋地说，“恰好王殿前的参天古槐上有只山雀，孩儿一下子就把那宝雕弓拉满，嗖地一箭射向那鸟，只听空中一声惨叫，那只鸟儿一头栽下来。父汗大声喝彩，夸孩儿好箭法，还亲热地抚摩孩儿的手，夸赞说：‘吾儿可以驰骋疆场了。’”

“好，好，只要有功劳在身，也不枉你父汗提携你。”阿巴亥说着，眼圈兀自先红了。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那次将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子列入八和硕贝勒之列的代价有多大。一回想起那朔风凛冽、枯木萧萧的日子，阿巴亥总是欲语泪先流。

努尔哈赤毕竟老了，而自己却是三十多岁正当年，要不是努尔哈赤的多次提及，就算借给她虎豹之胆，她也不敢对大贝勒代善有丝毫亲昵的举动，可，可……往事不堪回首。阿巴亥明白，至于后来自己因私藏珍宝而受贬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还是在自己和代善那层没有捅破的感情窗户纸上。现在，事情明了了，大贝勒代善已没有继承汗位的可能。

代善已被排除在八和硕贝勒之外，这就意味着他的太子之位已被废黜了。而今后的汗王，只能从八旗之中选，谁能胜出，众人都将拭目以待。

“难道汗王是想让多尔袞……”阿巴亥有点喜不自禁了，她端起五子补酒昂首喝下。

一杯补酒下肚，阿巴亥的性情在酒力的作用下变得非常温柔。她目送多尔袞远去，心中渴盼努尔哈赤的到来。

门前的青石板上响起熟悉的脚步声，那么清晰，那么沉重。阿巴亥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匆忙中仍没有忘记将用芍药、牡丹、玫瑰的花露调和酿制的香精洒在腋下、颈部和前襟上。她回眸的瞳光中掠过几许激动、几多期待。她要使出浑身解数，拿出一腔痴情来彻底地击败努尔哈赤日渐宠爱的小妃代音察。现在，她似乎连想到这个名字也感到恶心：这个风骚的婆娘不就是有年轻的资本、会告密的伎俩吗？

阿巴亥轻移碎步至窗棂前，透过薄薄的纸窗，她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向寝屋走来，模糊不清。她水眸移动，索性打开房门来到屋檐下。她要看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她要调整好因汗王的到来而急速跳动的心。

阿巴亥微微扬起脸，窗外的雪花落在粉脸上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她要尽量使自己的亮眸最先掉入来者的瞳孔。她要让对方感到，她并不是刻意而出，而纯粹